

第三十一章 醉中早有入宮意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這個夜晚，注定是個不尋常的夜晚。

範閑聊發詩仙瘋，一代大家莊墨韓黯然退場，陛下擺明要栽培範家的大公子，太子地位穩固，今夜的信息太多，所以不論是東夷城的使團，還是各部的大臣，回府之後，都與自己的幕僚或是同行者商議著看到的一切。但是讓大家無比震驚，討論最多的，當然還是八品協律郎範閑今夜在殿前的表現。

最後得出一個共通的結論，小範大人實乃詩仙也。

也有人在懷疑是不是範閑這些年裏作了這麼些首詩，然後一個夜裏發瘋發完了。因為畢竟這些詩詞情境不一，感情不一，若說是一夜之間徘徊在如此相差太大，又分別激烈的情緒之中，還能天然而成，隻怕那位詩人也會發瘋才是。

不過不論是哪一種，大家依然認為範閑不是常人。廢話，有哪個常人能把那麼些子好詩像大白菜一樣地抱了出來，就算不怕累著，您也得要種得出來啊。

總而言之，與慶國這個世界相近的那個世界裏，一應或美好或激越或黯然的精妙辭章，今日便借範閑之口，或不甘或心甘情願地降落，從此以後，成為這個世界精神裏再難分割的部分。

那些詩裏眾人有些不明之典，不解之處，全被眾人當作是小範大人喝多了之後的口齒不清。準備等他酒醒之後仔細求教。至於範閑將來會不會因為要圓謊，從而被逼著寫一本架空中國通史，寫齊四大名著，還是毅然橫刀自宮以避麻煩。那都是後話了

回範府的馬車上，範閑依然在沉沉酣睡，後來看好事者給他計算一下，當夜宮宴之上，他作詩多少暫且不論，便是禦製美酒也喝了足足九斤。所以當他的詩篇注定要陶醉天下許多士子的時候，他自己已經醉倒人事不省了。

他是被太監從皇帝陛下腳下抬出宮的，渾身酒氣薰天，滿載牢騷無言。也虧得如此，才沒有昏厥在眾人看神仙的目光之中。

上了範府的馬車，宮裏的公公們細細叮囑了範府下人，要好好照顧自己的主子，那些老大人們都發了話，這位爺的腦袋可是慶國的寶貝，可不敢顛壞了。

車至範府。消息靈通的範府諸人早就知道自家大少爺在殿前奪了大大的光彩，扇了莊墨韓大大一個耳光，闔府上下與有榮焉。近侍興高采烈地將他背下馬車。柳氏親自開道，將他送入臥房之中，然後親自下廚去煮醒酒湯。範若若擔心丫環不夠細心，小心地擰著毛巾，沾濕著他有些幹的嘴唇。

被吵醒的範思轍揉著發酸的眼睛，又嫉妒又佩服地看著醉到人事不省的兄長。司南伯範建在書房裏執筆微笑，老懷安慰的模樣，連不通文墨的下人都能在這老爺臉上看懂這四個字，他心想給陛下的折子裏，應該寫些什麼好呢？估計陛下應該不會奇怪發生在範閑身上的事情才對，畢竟是天脈者的孩子啊。

夜漸漸深了，興奮了一陣之後，大家漸漸散開，不敢打擾範閑醉夢，此時他卻猛地睜開雙眼，對守在床邊的妹妹說道：“腰帶裏，淡青色的丸子。”

若若見他醒了，不及問話，趕緊走過去從腰帶裏摸出那粒藥丸，小心喂他吞服下去。

範閑閉目良久，緩緩運著真氣，發現這粒解酒的藥丸果然有奇效，胸膈間已經沒有了絲毫難受，大腦裏也沒有一絲醉意。當然，他不是真醉，不然先前殿上“朗誦”的時候，如果一不留神將那些詩的原作者都原樣念了出來，那才真是精彩。

“我擔心半夜會不會有人來看我，畢竟我現在的狀態應該是酒醉不醒。”範閑一邊在妹妹的幫助下穿著夜行衣，一邊皺眉想著，他的雙眼一片清明，其實先前在宮中本就沒有醉到那般厲害。

“應該不會，我吩咐過了，我今天夜裏親自照顧你。”範若若知道他要去做什麼，不免有些擔心。

“柳氏...”範閑皺眉道：“會不會來照顧我？”

“我在這兒看著，應該不會有人進來。”範若若擔憂地看著他的雙眼，低聲說道：“不過哥哥最好快些。”

範閑摸了摸靴底的匕首，發間的三枚細針，還有腰間的藥丸，確認裝備齊全了，點了點頭：“我會盡快。”

從府後繞到準備大婚的宅子裏，他此時已經穿好了夜行衣，在黑夜的掩護下極難被人發現，隻有動起來的時候，身體快速移動所帶來的黑光流動，才會生出一些鬼魅的感覺。從準備好的院牆下鑽了出去，那處已經有一輛馬車停在那裏。

範閑露在黑巾外的雙眉微微皺了一下，京中雖然沒有宵禁，但是夜裏街上的管理依然森嚴，巡城司在牛欄街事件之後被整頓得極慘，所以現在戒備得格外認真。所以他臨時放棄了用馬車代步的想法，人形一抖，真氣運至全身，馬上加速了起來，消失在了京都的黑夜之中。

範府離皇宮並不遠，不多時，範閑已經摸到了皇城根西麵的腳下，那是宮中雜役與內城交接的地方，平時倒是有些熱鬧，隻是如今已經入夜了，也變得安靜了起來。借著矮樹的掩護，他半低著身子，躡到了玉帶河的旁邊，左手勾住河畔的石欄，整個人像隻樹袋熊一般往前挪去。

前方的燈光有些亮，但河裏卻顯得很黑暗。範閑不敢大意。仗著自己體內源源不絕的霸道真氣，半閉著呼吸，小心翼翼地挪動著身體。

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終於繞過了兩道拱橋。來到了皇宮一側的幽靜樹林。範閑略微放鬆了一些。張嘴有些急促地呼吸了兩下，感覺到自己的身體已經漸漸亢奮起來，似乎這種危險的活動，讓自己非常享受。

這處樹林旁的宮牆足足有五丈高，牆麵光滑無比，根本沒有一絲可以著力處。天下的武道強者，也沒有辦法一躍而過，當然，對於已經晉入宗師級的那麼多人來說，這道高牆究竟能不能起作用，還有待於實踐的檢驗。

範閑不是四大宗師之一，但他有些別的法子，眼前朱紅色的牆皮在黑夜裏顯得有些藍沁沁的感覺，他像個影子一般貼著地從樹林裏掠到牆邊，找到一個宮燈照不到的陰暗死角。強行鎮定心神，盤膝而坐，緩緩將體內的霸道真氣通過大雪山轉成溫暖的氣絲。調理著身體的狀況

深宮之中，離含光殿不遠的地方，洪四癢安靜地坐在自己的房間內，太後今日身體不大好，聽皇上講了些今日廷宴上的好笑事情，待聽到莊墨韓居然被範閑氣得吐了血，太後也忍不住笑了起來，但不知怎的，似乎又有些老人相通的悲哀，所以早早睡了。

洪四癢在這個宮裏已經呆了幾十個年頭，小太監們都不知道他究竟有多大，估摸著怎麼也有個七八十歲？反正現在洪四癢在宮中唯一的職司就是陪太後說說話。他從慶國開國便呆在這裏，年輕的時候還喜歡出宮去逛逛，等年老之後才發現，原來宮外與宮內其實並沒有什麼差別。

洪四癢拈了一顆花生米，送到嘴裏嘜啍嘜啍地嚼著，然後端了個小酒杯，很享受地抿了一口。桌上的油燈黯淡著，這位老太監想到範家公子今天在殿上發酒瘋，唇角不由綻出一絲微笑，就算是太監，咱家也是慶國的太監，能讓北齊的人吃癩，洪公公心情不錯。

在宮的另一頭，陛下的書房點著明燭，比太監們的房間自然要明亮許多。這一任的皇帝是個勤政愛民的明君，所以時常在夜裏批閱奏章，太監們早就習慣了，隻是用溫水養著夜宵，隨時等著傳召。

今日殿前飲宴之後已是夜深，皇帝卻依然勤勉，坐在桌前，手中握著毛筆，毛尖沾著鮮紅，像是一把殺人無聲的刀。忽然間，他的筆尖在奏章上方懸空停住，眉頭漸漸皺了起來。

一旁的秉筆太監小意說道：“陛下是不是乏了，要不然先歇會兒？”

皇帝笑罵道：“今夜在殿上，難道你抄詩還沒有把手抄斷。”

那太監抿唇一笑，說道：“國朝出詩才，奴才巴不得天天這般抄。”

皇帝笑了笑，沒有繼續說什，隻是偶爾抬頭望了一眼窗外，總覺得那裏的黑夜裏有什麼異樣的存在。

...

皇宮很大，夏夜的皇宮很安靜，宮女們半閉著眼睛犯困，卻一時不敢去睡。侍衛們在外城小心禁衛著，內宮裏卻是一片太平感覺。

牆角，那方假山的旁邊，穿看一身全新微褐衣裳的五竹，與**夜色* (**請刪除)* (**請刪除) 溶為一體，唯一可能讓人察覺的雙眼也被那塊黑布掩住。他整個人的身體似乎在某種功法的幫助下，變成了與四周死物極相似的存在。

呼吸與心跳已經緩慢到了極點，與這四周的溫柔夜風一般，極為協調地動著。就算有人從他的身邊走過，如果不是刻意去看那邊，估計都很難發現他的存在。

五竹“看”著皇帝書房裏的燈光，不知道看了多久，然後他緩緩低下頭，罩上了黑色的頭罩，沉默地往皇宮另外一個方向走去。他行走的路線非常巧妙地避著燈光，借地勢而行，依草伴花，入山無痕，巡湖無聲，如同鬼魅一般恐怖，像閑遊一般行走在禁衛森嚴的內宮之中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